

人申論

物

志鑒衡

223818



中華書局印行

論

衡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吳汝霖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並振藻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迨數世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爲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公理沈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誕靡當。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抑。免譁衆爾已。潛夫一論。指訐時短。牴牾鹵略。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瀆漫而澹宕。輒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篋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而又腹笥洛陽之籍。其於衆流百氏。一一啓其局。而洞其竅。憤俗儒矜吊詭侈。曲學轉相訛贗。而失真迺創題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卽絲棼。複還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漢世好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凡九其事。鑿其法嚴。其旨務祛謬悠夸。毗以近理實。而不憚與昔賢聚訟。上裨朝家彝憲。下淑詞壇聽睹。令人誦之。冷然斥吊詭而公平。開曲學而宏鉅。譬一闢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直鎰銖。率畫一無殊喙。仲任下顧簡編充棟。匪衡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廣之。它書不迎刃者鮮矣。然仲任當其時。閉門潛思。絕慶吊。墻牖各置刀筆。數十星霜而就。何艱甚也。倘盡如中郎。必俟求者。摶得之白屋寒俊。得寓目者。能幾茲。武林張君。購得善本。銳峻巧序。不佞。是

書且揭兩曜而天行。僻壤遠播。自今爲談助。與才進者。奚帳中可隱。異人異書可疑。而仲任有神。必咤爲千載知音也。已余雅嗜仲任。又嘉張君。剖劂以公私苑。敢一言弁之。告當世博雅諸士。能論衡之精。而始不爲僞書僞儒之所溷。且窺仲任之所超節。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

萬曆戊子孟冬西吳沈雲楫序

仲任以其志餽慕蘧師彪似雄之學潛謾聞之竇而牖薄社耳目。秋人夏矣故其紀曰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然若盲之開目冷然若聾之通耳言不可旒續也洛陽之市豈無縣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營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乏而予之天下仰掇焉故其紀曰玉剖珠出玉剖則鳳璞莫隱珠出則魚勞莫衷言不可襲與韞而日中爲沽也微歛中郎匿之帷間白傳匿之帖外焉總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櫓中珠沉玉瘞耳目幾廢政也燔竹戎也鑽李茲其埒耳已讀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稱曰是何能匿哉庭無胤子之跡詩禮並名異書席無禽凡之咨進趨皆登祕府仲尼伯魚猶匿况其凡乎且上物時苗神物時苗宛委酉陽靈族司馬安所禕天真之服闡其名山而化妬婦吝夫耶故漢之帷梁之林唐之帖宋之櫓衡之權也量而出之無多眎人彼且以爲鏡利于翳泰至則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迺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累銖而不失迨鎰而昏乎有傳于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五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易璫尺爲輕寸爲重而一市人皆眩塞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新安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爲洛陽將新衡多於

舊衡業不勝匿而余有期于新衡焉斥所謂離曠者以無足售而罔象得之斯養性之經天君之職平歟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遺程氏矣昔皇明萬曆庚寅七月七日前進士虞淳熙題序

論衡目錄凡五十篇

第一卷

達遇第一

累害第二

命祿第三

氣壽第四

第二卷

幸遇第五

命義第六

無形第七

率性第八

第三卷

偶會第十

骨相第十一

初稟第十二

本性第十三

物勢第十四

怪奇第十五

第四卷

書虛第十六

變虛第十七

第五卷

異虛第十八

感虛第十九

第六卷

福虛第二十
禍虛第二十一

龍虛第二十二
雷虛第二十三

道虛第二十四
語增第二十五

儒增第二十六
藝增第二十七

第八卷

第九卷

問孔第二十八

第十卷

非韓第二十九

刺孟第三十

第十一卷

談天第三十一

說日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答佞第三十三

程材第三十四

量知第三十五

謝短第三十六

第十三卷

效力第三十七

別通第三十八

超奇第三十九

第十四卷

狀留第四十

寒溫第四十一

譴告第四十二

第十五卷

變動第四十三

招致第四十四

明雩第四十五

順鼓第四十六

亂龍第四十七

遭虎第四十八

商蟲第四十九

講瑞第五十

第十六卷

是應第五十二

治期第五十三

第十七卷

指瑞第五十一

自然第五十四

感類第五十五

齊世第五十六

宣漢第五十七

恢國第五十八

驗符第五十九

第二十卷

頌頌第六十

佚文第六十一

論死第六十二

第二十一卷

死僞第六十三

第二十二卷

紀妖第六十四

訂鬼第六十五

第二十三卷

言毒第六十六

薄葬第六十七

四諱第六十八

第二十四卷

卜筮第七十一

辨祟第七十二

難歲第七十三

第二十五卷

詰術第七十四

解除第七十五

祀義第七十六

祭意第七十七

第二十六卷

實知第七十八

知實第七十九

第二十七卷

定賢第八十

第二十八卷

正說第八十一

書解第八十二

第二十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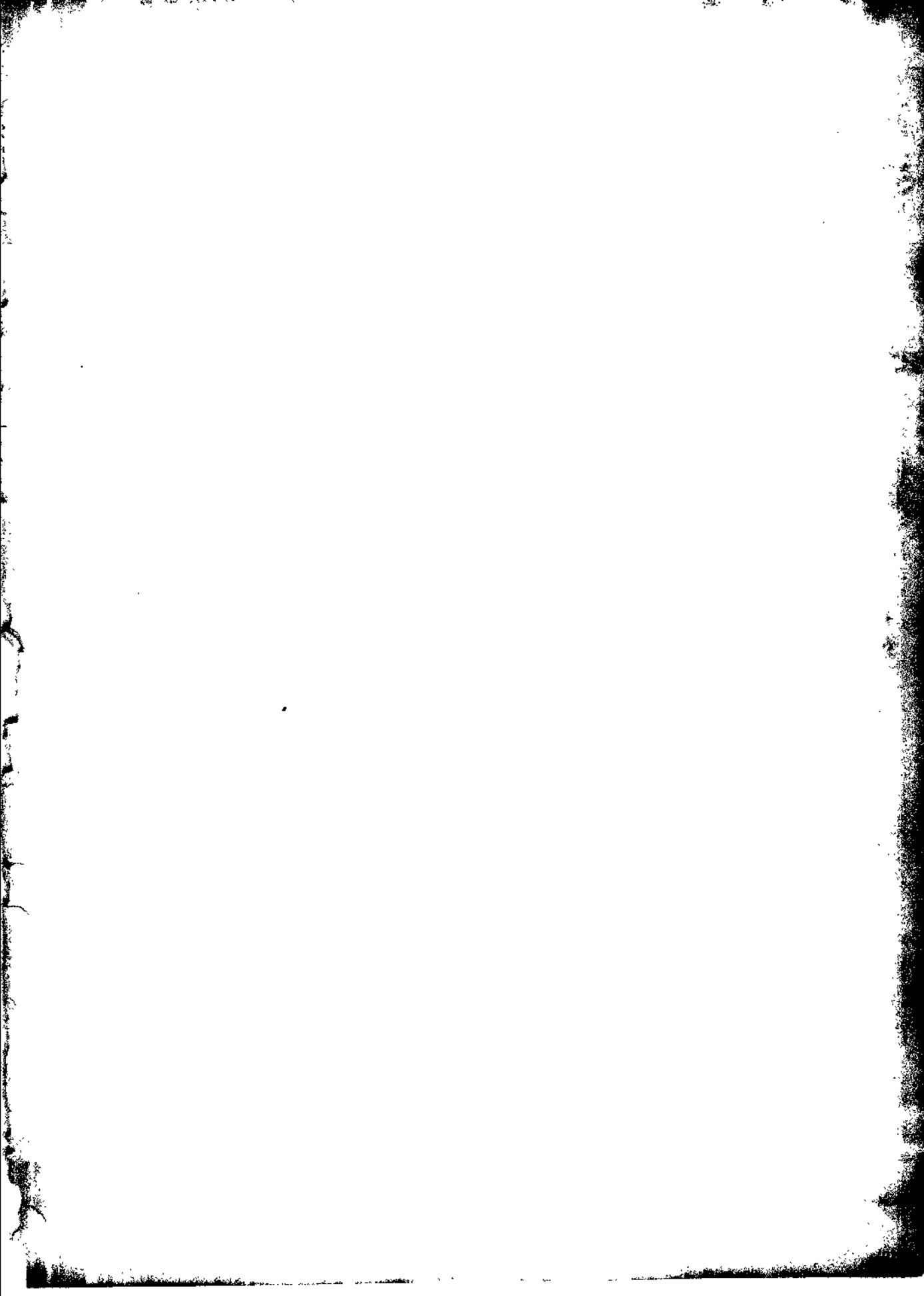
案書第八十三

對作第八十四

第三十卷

自紀第八十五

論衡目錄



論衡卷第一

漢會稽王充著

明新安程榮校

逢遇篇

累害篇

氣壽篇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驥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舉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輶之患

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鬻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圖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簷工爲

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妾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媚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爨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

與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况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選適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博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天鼠

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汚者鉤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近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鑿蠶之黨啄齧壤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

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讀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覬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文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遷除多佞是故漫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效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滅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謗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爲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好高奇

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紺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達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難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任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任宦不貴。治產不

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籌筭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綺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爲廝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師明如匡穉。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睢

之于秦明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睢，拜爲客卿。人謂睢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爲之也。日朝而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

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挑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躡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

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夭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取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满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天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满百爲天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

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

王充論衡卷第一

論衡卷第二

漢會稽王充著

幸偶篇

明命義篇

率性篇

無形篇

吉驗篇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
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
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
害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
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
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
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
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
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
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若死足
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轔所致火所不燔
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
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
實也氣結闊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
疽所發身之害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
網蠻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
或失漁者罟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
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
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
爲不幸矣立巖墻之下爲壞所壓堵岸之上爲
崩所壓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
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
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
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
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閑
藉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
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
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
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寶也俱稟元氣或獨爲
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累
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
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
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脩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
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
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
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
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
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
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
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
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
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
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
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

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塗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燬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燭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漑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教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餓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癟。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

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小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犖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天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夭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氣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